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中庸卷之三

國朝

不詳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一

近譬堂 藏板

語類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自誠明謂之性誠是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當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

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志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

輯畧伊川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

同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昭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為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大全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睿所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

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

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是做工夫處。○雲峰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明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則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也。○黃氏洵饒曰首章言謂者直謂之也謂之者名之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即此義也。○孟子集註云性之反謂之性則知孟子所謂性之者即此性字之義也其次未能性之則爲反之者矣。況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雖不言反亦反之之義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二

近譬堂藏板

此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說謂之性謂之教而即繼之以誠則明明則誠二句吃緊是要人盡人以合天。只看下面一章天道一章人道而致曲必說到能化自成必說到成物而時措之宜尊德性道問學必說到上下語默之成宜都是盡人合天意思。早埋伏在誠則明二句內謂只平說而未論到成功之一者不曾通盤打算也。○自誠明是一層工夫誠又是一層意自明誠是由明而進於誠明是一層工夫誠又是一層意自明誠是由明而進於誠明。下明則誠矣朱子加可以至三字於明字之下陳氏謂可以至是做工夫處其實明字前也。倏工夫可以至誠上做工夫處。

○禎按自明誠者做工夫亦是擽執並用非明底工夫做到淨盡無餘然後做誠底工夫也。但明未至如何能誠明則可以至於誠此可以字如大學註知至則意可得而誠可字一般。○勿軒謂道字前章備言此

但言性與教與朱子轉一轉說不同首章之義者已不合矣又謂自誠明先仁而後知是不知天道之無漸矣矣即謂自明誠為先知而後仁是亦不知知行之功原自並用及知到仁亦到也且但謂為學知利行之事將不許困知勉行者盡明誠之功耶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

此章之意

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存下工夫節次

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面向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為二也到此章方合誠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未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黃氏洵饒曰此章為第三支其下十二章為節

異東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

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

按許氏謂此後誠字皆指心言已不確矣又謂惟

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予觀章句於誠者自成

也然則離理又何以見誠之心乎此大學誠意誠字

只解俟實字可兼善惡故小人亦有誠中形外之時

中庸誠字都指道之本體真實無妄而言有善而無

惡故至誠盡性至誠如神至誠無息皆以真實無妄

之心盡真實無妄之理乃成箇真實無妄之人也若

難了理只說實心則所謂實者或未必有善而無惡

矣況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是說理善必先知以下方

言至誠之人能盡至誠之道故如神又何得以為指

心言乎中庸諸誠字都要如此融會看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
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
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
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
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
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四

近譬堂藏板

或問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
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卽
天地之體其心卽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
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
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况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
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
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
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
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
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義
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
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
自存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

語類或問如何是唯天下至誠曰唯天下至誠言其
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
于實理之極才說箇至于則是靜而有未誠底半截
此是說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況聖人亦非向有未
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卷三

五

近譬堂藏板

唯天下至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大事底本領子至極也如易至神至變○問至誠盡性盡人盡物如何是盡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內不盡於外非盡也盡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得尾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然自家一身也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會做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會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會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闕處是他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存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

性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事事物物上各要盡得他道理較零碎盡心則渾淪蓋行處零碎知處却渾淪如盡心才知些子全體便都見○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教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成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做像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德他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燠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肯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舜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曰此已到到處說着須如此說又須分許多節次只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中庸於此皆分作兩截言至誠則渾然天成更無可說如下文却又云誠之者人之道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皆是教人做去如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不明却是古注是此是聖人之至誠天下人則見其如此非是聖人如此節次雖堯舜之德亦久方著於天下問贊化育常人如何為得曰常人雖不為得亦各有之曰此事惟君相可為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六

近譬堂藏板

如作邑而禱雨之類皆是○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則曰贊天地之化育一則曰知天地之化育贊與知兩字如何分曰前一段是從裏面說由後段是從下面說上如修道之謂教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

葉氏曰

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極其

陳氏曰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為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問如何盡人之性雙峰饒氏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峰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

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而為三矣○黃氏洵饒曰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功做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然而然者○蔡虛齋曰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聖人名號若論義理則只是一箇至誠而盡己性人性物性等都包完了非待至誠了方去盡其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更以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例之方見不可謂以其至聖方能聰明睿智云云也章句謂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者恐亦如大傳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例蓋惟其能彌綸天地之道方見得是易與天地準惟其能無人欲之私方見得是德無不實耳○看他至字盡字及註中至誠則曰天下莫能加盡其性則曰無毫髮之不盡盡人物之性則曰知之無不明處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七

近譬堂藏板

之無不當則知立言輕重之法矣○數盡字皆以已能者言故上用三能字下用兩可以字○盡其性與盡人物之性是一時事非盡其性了然後方去盡人物之性也總是一至誠便一時都了論所施次第則已與人物所施自有先後○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生理同也同一陰陽五行造化也泄破天機只是此一句話無甚深奧○林次崖曰天地生人物能賦之以性而不能使之盡其性至誠能盡其性豈不可以贊天地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去贊化育○呂晚村曰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疊句法自取支離之誚耶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關一講便不是或曰如公言逐層實遞不疑於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道之盡性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疆界與峻雖聖人亦一揀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抔過去也○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為盡處於人於物又自有各正之理善推之序○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理氣之說至精而無可疑○朱子謂千五百年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何曾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然終久殄滅他不得可知贊化育是實有其事即無其事而事之理自在如此看則可以三字越活動越著實○參贊不是無分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也

辨按若大賢以下則克去人欲之私而後德無不實今天下至誠是合下生來便自德無不實又安有人欲夾雜所以註說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也性是天命之在我者然萬物皆備於我既曰天命之在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八

近譬堂藏板

我則人物之性已在裏說故凡其性之巨細精粗能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則人物之性所以知之處之者皆在其中非到盡人性盡物性時纔講所以知之處之也但盡人性有盡人性之事盡物性有盡物性之事因物付予其分自不同耳故註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此便說理一又曰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此便說分殊○自然知之無不盡故曰察自然行之無不盡故曰由陳新安謂用孟子語者誠然至誠之察之由之知之處之固無層級工夫然在其性却重由之說蓋不到由之無一毫不盡猶未見其性之盡也故朱子語類謂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也在人物之性却重知之說蓋知之有一毫不能洞徹則於形氣之殊必有扞格而處之必不能當矣所以後面說成物知也正是此意○學會疑人盡人物之性與其性之分既殊則知之明處之當必須於齊都到也曰在大賢以下理一是理一分殊是理一分殊在天下至誠只是理一中自見分殊耳若將理一作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九

近譬堂藏板

一層分殊又作一層道理雖盡却不得至誠本量惟
 人齊都到方見數則字之妙看朱子說盡其性謂如性
 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不能
 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是不盡
 然到國家天下施之無不盡則人物已各得其所然
 只盡得其性分量朱子又謂只是恁底貫將去然却
 有箇則字在正以理一統却分殊也
 頑按呂晚村甚重分殊是見得節節有實事但重理
 一猶恐異端得以借口也然玩朱子謂許多節次只
 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又借無息章義謂天下久則
 見其如此非是聖人如此節次方知以理一統分殊
 之細○有天做得底人做不得有人做得底天却做
 不得此人與天之理一而分殊也○有至誠做得而人
 物做不得有人物做不得而至誠代做得此又至誠
 與人物之理一而分殊也○朱子謂天下事有不恰
 好處被聖人做得恰好夫恰好便是天命之本然所
 謂理也天地之化育竟有不恰好者氣也纔落氣質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便本有偏雜然其恰好處未嘗不在聖人之贊只是還
 其本然耳○只盡人物之性已是贊已是參非此外
 又有贊參也故朱子謂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
 贊便是功用地頭參便是品地頭
 圖大全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間見迭出潛室
 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
 章體認纔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蔡虛齋
 曰以天道人道諸章分配知仁勇之說決非正意今
 且按史氏之說而求之以盡性贊化育為仁至誠前
 知為智至誠無息為勇有近似者至以致曲為誠之
 者之智則擴充之功仁也○以自成自道為仁則其下
 文又自對成物之智而言而其言仁又自與上言仁
 不類至於鄭氏濟又謂尊德性章國有道其言足以

典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猶君子之強。章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之意。是勇也。則其穿鑿牽合又甚矣。按朱子只是反覆推明第二十一章之意。章章都有智仁勇。

辨按潛室陳氏謂纔不費力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看書甚妙。只看其次致曲纔說到變則化。便以天下至誠贊之。自道章纔說到時措之宜。下便以故至誠無息。故字接之。修疑章言人道也。而愚而好自用一章。承上為下不倍。便說到孔子之從周。王天下有三重一章。承上居上不驕。便說到知天。知人。世為法則等謂。其止人道而無與於天道乎。以此見子思一氣說下。總要接引人盡人以合天也。○虛齋謂天道人道諸章。不必分配知仁勇。見固圓活。然細玩來。子思却有這意思。以入德言。則莫先於知。以成德言。則仁者元善之長。今說盡性贊化育。自是仁底意思多。前知分明言知。無息分明言勇。不待言矣。致曲說到動變化。則亦參贊之事。自道章既說誠之為貴矣。必從成已推到成物。而以成物歸之於知。正所謂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十

近譬堂藏板

不知明無以處當也。尊道之功。廣大細微。無不畢具。非勇其孰能全之。若以致曲中亦有知。成已中亦有仁為疑。則前舜之大知亦言用中。回之仁亦言擇善矣。理又何不可通也。只看大哉聖人之道章。洋洋優優二節。亦暗照道之費於大費於小。說則知以知仁。勇之德體費隱之道。是中庸一部意思。其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分明以知仁勇之德疑費隱之道作一收拾關鍵矣。此子並存史氏蔡氏之說而論之。如此。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

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或問 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十一

近譬堂藏板

同則不能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

論語

只為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侵却那仁底分

數。因指面前燈籠曰：且如此燈乃本性也，未有不光明者，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厚紙糊燈便不甚明，用薄紙糊燈便明似紙厚者用紗糊其燈又明矣。撤去籠則燈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如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問致曲曰：曲是逐事上着力，事上推致其極。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孝，與人交則推致其信，皆事上推致其極。○問其次致曲是就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如何？曰：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十一

近譬堂藏板

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東坡文中有一處說得甚明如從此惻隱處發便從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是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明著動變積而至於能化亦與聖人至誠無異矣○問致曲曰伊川說得好將曲專俛好處所以云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就此等處推致其極又問或問却作隨其所稟之厚薄而以伊川之言為未盡不可專就偏厚處說者如何曰不知舊時何故如此說或曰所稟自應有厚薄或厚於仁薄於義或厚於義薄於仁須是推致教他恰好則亦不害為厚矣曰然也有這般處然觀其下文曲能有誠一句則專是主好說蓋上章言盡性則統體都是誠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都包在裏面合下便就那根頭一盡都盡更無纖毫欠缺處其次致曲則未能如此須是事上推致其誠逐旋俛將去以至於盡性也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曲處能盡其誠則誠則形則著云云也蓋曲處若不能有其誠則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諸已故須就此一偏發見處便推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又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前夜與直卿論致曲一段或問中舉孟子四端擴而充之直卿以為未安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徧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卽卽不似以下人存先後間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又問顏會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會子却是致曲者只是為氣稟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然○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否曰正是如此○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與變化。皆主乎外而言之。○其次致曲。先生云。只因氣稟不齊。若至誠盡性。則渣滓便渾化。不待如此。○曲是氣稟之偏。如稟得木氣多。便溫厚慈祥。從仁上去發。便不見了。發強剛毅。就上推長充擴。推而至於極。便是致氣稟篤於孝。便從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渾然是孝。而無分毫。不孝底事。至於動人而變化之。則與至誠之所就者無殊。○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問致曲。莫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就這上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問致曲。伊川說。從一偏致。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弟。須件件致。得到誠孝誠弟處。

如仁義。須件件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子武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屬上句意。則曲是能有誠。若是屬下句意。則曲若能誠。但有誠。則云云。此有二意。不知孰穩。曰。曲也是能有誠。但要之不若屬下意。為善。○
 輯畧 伊川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跡。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揚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

同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當看章句。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致。各是各要造極。○唯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有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古

近譬堂藏板

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歟○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思意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不同德性之發見有厚薄發見之厚處便是一偏之曲致者推而極之之謂謂以此一偏發見之厚處而推其餘悉使之一一如此一偏之厚所謂各造其極也○新安陳氏曰解曲能有誠一句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偏曲者皆貫通乎全體矣○雲峰胡氏曰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日曲則於其發之偏悉推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蔡虛齋曰其次致曲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善端發見之偏處是一偏之誠也曲能有

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至於全體皆誠也所謂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而至於仁不可勝用矣○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矣或曰如此則聖人之至誠乃有待於外耶日非也曲能有誠之後豈容便無工夫耶聖人之德日新月盛自不容已而物之化隨之未至於聖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至於聖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豈有間斷停歇時耶故下文乃曰至誠之妙妙字非指化字而言乃曲能有誠者之所進也蓋其德至於神化方能致物之化也然內面無根本以植其生意外面又安得有許多光彩○誠則形著明總是充實而有光輝但細求之則有此等節次至誠之妙就本身言不可以物化為至誠之妙然在己之德未至於至誠則及物之功未至為能化也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註云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鄭氏云至誠之妙指能化言愚謂至誠須自聖人本身說能化還是功用謂就能化上見得至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五

近譬堂藏板

誠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
 正是不異於聖人也是謂其化不異於聖人不是謂其
 非至誠何以能聖人也本文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言若
 也若曲能有誠只說得誠說不到至誠之妙又曰篤恭
 就至誠者本身上說故未章曰篤恭之妙又曰篤恭
 天下平之盛妙字盛字分明有別○林次崖曰或問
 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
 不能同如稟得仁氣厚則發出來多是仁而義意思
 全少如稟得義氣厚則發出來多是義而仁意思全
 少此其發見之偏也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
 至乎其極如因仁之發見推之以至仁之極又因仁
 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義使義亦至其極若禮
 若智莫不皆然因義之發見推之以至義之極又因
 義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仁使仁亦至其極若
 禮若智莫不皆然此所謂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
 之以至其極也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蓋方其曲之
 未致如偏於仁者則仁厚而義薄偏於義者則義厚

而仁薄或薄於義或薄於仁此固不同矣自夫推仁
 之曲以極於義則仁固厚而義亦不為薄推義之曲
 以極於仁則義固厚而仁亦不為薄仁義不薄則薄
 者厚矣始有厚薄不免有異今無厚薄則異者同矣
 故曰薄者厚而異者同薄者厚而異者同則能貫通
 乎全體矣○致曲工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不擇乎
 善則理欲混濘固無以知其為曲而致之擇善而不
 固執則雖知其為曲終為私欲所奪而不能致之也
 ○呂晚邨曰不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
 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
 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十分誠○誠則形
 形則著著則明人說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者疎
 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燦一步却是裏面誠
 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遂節上做工夫亦
 不是底處一誠便了也○到能化則誠之體亦足其
 用亦全更無分別處指其盡頭言也謂仍指上節至
 誠則語成歇後謂至誠即其次之稱則名號混亂
 異黃氏洵饒曰誠則明見在內著則明見在外致曲

即孟子擴充之意。致曲由明入誠工夫在知行之間。弘不固執則信道不篤。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致曲與致知不同。動者誠能動物。如信友獲親之類。○東陽許氏曰：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已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又曰：三誠字。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衆曲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同。

辨按若只就一端之偏推致以造其極。則所成有偏。不能有其全體之誠矣。惟仁義禮智善端之發。互有不能因其發而悉推致之。乃能德無不實。然使不一。各造其極。則不能止於至善之地。又氣稟所偏。有厚薄之不同。或厚於仁。或薄於義。苟厚者能造其極。而薄者便不能造其極。亦安能有全體之誠乎。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是就功夫已至而言。若論初頭。用功如致仁之一端也。要實有此仁。致義之一端也。要實有此義。然一端之誠而非全體之誠矣。故朱子謂有誠不致。則德無不實。而有全體之誠矣。故朱子謂有誠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六

近譬堂藏板

則不曲。又曰：誠者。圓成無欠缺。則知致一。一端之曲。或致曲。雖多端。而未滿其量。皆是有欠缺。故朱子又謂曲。若能動變之功。自形著明。動變化之功。為屬下句也。○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註下一功字。最妙。見非形著以後。遂無功也。誠之工夫。是逐步加進。但有誠以後。則自不能已。耳。積而至於能化。積字亦非虛設。此乃愈久愈熟。非聽其自然。而化之謂。能化之功。皆根誠之本體來。故蒙引以妙字指本身。不指能化。○觀語類。致曲有三說。氣質溫厚。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此指仁之太過而言。則致曲當克其太過。而歸於中也。與曲皆在好邊說。者微異。又云：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此正如程子專做好處說也。又云：致曲。不論人只論事。逐事上着力。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孝。是也。予玩三說。互相發明。皆不可缺。以隨其善端發見。而推致之。為主。蓋不隨其善端發見。而推致之。則曲處先不可見。何從而用。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七

近譬堂藏板

致之工夫此因其明而通之乃為易入但善端之發
 既是有生以後事則已兼氣質既兼氣質則所發雖
 善不能無過不及之差仁未必是仁之恰好義未
 必是義之恰好也其不及者固推致之以至其極矣
 其太過者若聽其過則不能造其極亦一而已矣况
 仁多則侵却義是仁纔多義便少也致曲者損仁之
 太過便是益義之不及仁不侵義而仁與義皆各造
 其極矣此亦未始不在好邊說而何必疑二說之有
 背也此即或問所謂薄者厚異者同也但必待善端
 自然發見然後推致倘善端不發見時將間過日子
 不成惟逐事上着力纔對君便推致其忠纔對親便
 推致其孝則無往不致其力而善端亦易於圓滿矣
 此亦致曲之功之不可少者也故朱子又補此一層
 意方不漏不得以其各異而疑之也○氣稟柔者多
 近仁氣稟剛者多近義此所謂厚薄之偏也然氣稟
 剛者豈無惻隱發見時候稟柔者豈無羞惡發見
 時候故朱子又謂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也
 頑按曲能有誠纔是實有諸已而充實之耳非此後

全無功夫聽其自然便形著明動變化也虛齋謂曲
 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
 至誠矣看書細妙但以形著明為充實而有光輝與
 孟子亦微異孟子所謂光輝却兼暢於四支發於事
 業已該動變之功弟未到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故下
 又說大而化之謂聖雖所謂化者與此不同然必自
 已積誠之功渾然無迹而後動變之效亦不知其所
 以然也○朱子謂如孝弟致得到誠孝誠弟處如仁
 義須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此誠字只包在致曲之
 字內蓋既推致之以造其極便是誠也然尚是曲之
 誠耳又曰有誠則不曲此是說曲能有誠句正而已
 指全體之誠說許東陽誠則形方指積眾曲之誠明
 與朱子背○能識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推致之者知
 也能推致其善端發見之偏而造其極者行也伊川
 重始事說朱子重結果成就處說而究非有知行之
 異也黃氏謂致曲在知行之間物格知至後悞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同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道也。
異 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學以至於聖人之事也誠意即致曲之功即誠之為貴之意此入德之事也自慊即曲能有誠之謂即成已仁也之云此成德之事也心廣則自然體胖成已則自然成物誠形著明則自然有動變化之理此成德之效驗又不期然而然也但至誠能化是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宜是通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其效驗不同又如此云。
辨 按其大其字明承上章來宜與上章對看誠無不至便無致曲許多事性無不盡亦無形著明許多節矣盡人物之性雖亦有動變化然只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在本章無言誠之者之仁之義但以前後章推之大意亦是如此。○朱氏公遷妄扯他章配說語多雜出但註以化為不知其所以然而朱氏以動變化皆不期然而然。本文明以至誠能化贊其次。而朱氏分別能化為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宜為通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六

近譬堂藏板

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在亂背惑則何說哉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凶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程子用便近二之論是蓋因異端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

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評類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

回大。全。格。菴。趙。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峰。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大。全。妖。亦。作。祿。孽。魚。列。反。說。文。作。蠶。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虫。蝗。之。怪。謂。之。蠶。兆。朕。萌。芽。皆。幾。之。先。見。者。○。趙。氏。德。曰。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各。凡。國。之。大。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九

近譬堂藏板

事先筮而後卜。筮筮始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大戴禮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著筮者。立卦者坐。士之著筮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左。卒筮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於版以示主人。画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木。卦以版是也。周禮大小卜師龜人。董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董音隨。荆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其名六。爾雅龜之名十。龜策傳龜之名八。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臧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借龜也。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禮董氏掌其樵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熟爇。遂飲其燂。契以授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樵炬也。契。灼龜之木也。謂之樵。亦謂之楚。焯楚。荆董之類也。燂。讀如戈。鑄之鑄。卜有繫帛。卒卜以帛書其名。繫之於龜。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著龜皆有續。龜續以木。著續以革。筮之法。猶存而龜卜。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子

近譬堂藏板

之法則後世無傳矣。○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呂晚邾曰此節首二句喝起國伐邾以邾子益來。○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也。○至誠前知之道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至誠前知者道可以四字自分明。○道可前知言理本如是自著龜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唯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先知如神中至誠正有審幾之精與修救之妙豈僅同讖緯術數之學哉。○在天地間有實理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人自動則實理在我故至誠如神也。○著龜四體之自見自動無時無事不然非至誠之見之動之也。○而惟至誠乃見其見動之所以然以其道也。○見動是著龜四體之自然見乎動乎是道皆公共之理。○到即見動而先知善不善方是至誠之神耳。○看兩乎字則吉凶原不關著龜四體事。○著龜四體固不知其該見動也。○然則

以為此為見此為動者原是一至誠耳。○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間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湊著便得。○世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空消滅耳。○可見見動原在至誠心裏。○善不善便是禍福將至之兆。○猶言吉凶也。○此善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善。○禍福將至之先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若作本源善字看則兩之字先說不去不善句亦有礙。○不得不轉入無善無惡去。○幾在事先理又在幾先。○一路追到極平實地頭。○却是神妙不測之盡處。○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唐荆川謂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或議之曰先知當是靜照耳。○若云誠動於此幾動於彼意將迎矣。○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義在。○曰幾動於彼事物呈其朕如禎祥妖孽著龜四體之屬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則俱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聰而心通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二氏之說非聖賢語也。○即由其說言之

照卽動也彼意欲其雖動而本體常寂故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用智非誠動也○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

巽雲峰胡氏曰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爲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祥孽皆是幾或見著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蓋以理之知非如術數揣測之知也○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爲中庸又曰此言聖人盡已及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禎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奇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主 近譬堂 藏板

怪又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爲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蠱又草木謂之妖又曰災祥明著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須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礙尤見至誠之如神○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矣○蔡虛齋曰不可以至誠爲德無不實前知爲明無不照蓋明無不照者所照卽其所實之理也前知又專指禍福一端在明無不照正意之外○僞

對誠私卽僞也謂私僞不留於心足矣乃兼自言者蓋人之常情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目與心最相爲用者也鬼神如何見其能知來蓋將與之禎祥將亡之妖孽卜筮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鬼神體物之爲也則知來孰有如鬼神者哉惟至誠則如鬼神之知來辨按章句旣解禎祥妖孽著龜四體而卽總承之曰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可見此六句只是說至誠之理自然發動處這必有也不是人教他必有這理乎動乎也不是人教他見動他自有所以必有之理所以見乎動乎之理也故首二句亦只是說至誠之道本可以前知只指理說至誠之人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能以眞實無妄之心與眞實無妄之理合故如神也此意始於錢吉士而晚村發之直破從前之謬○程子謂用便近二以其用推測也若至誠則俟事理朕兆之自形而得之非用也○至誠所謂自誠明者盡性章說到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只一箇至誠都該了雖亦兼察之知之而於誠之自然虛明畢照處未能形容其神妙也故此章就前知上說他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至

近譬堂藏板

明總不脫至誠之理而已有如神之妙故朱子謂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此是舉明之極至處來說而許東陽反謂明至誠之一端虛齋謂在明無不照正意之外皆非本旨○朱子解神謂鬼神者以旣下如字則不指至誠神妙不測之神而指鬼神之神也究竟誠之外無鬼神今將與必有禎祥將亡便必有妖孽著龜便有見乎著龜者四體便有動乎四體者人見此禎祥妖孽與所見動若鬼神之使之而不之幾自然見如此之神則至誠之人善必先知之善必先知其如神乎然亦只是誠如人善必先知如神乎胡雲峰不得其解乃遠引十六章以爲言本禎按必有禎祥必有妖孽此是板板不易道理但人於禎祥妖孽者而先已黠契之也若謂祥或作凶妖有禎祥妖孽者而先已黠契之也若謂祥或作凶妖或兆吉則已方顛倒於妖祥之中而不能決尚可謂至誠之前知乎至謂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

有禍福之應。是悞以善不善指理。說如其言。將善中有禍之應。而將亦不為善耶。甚矣許氏之妄也。○誠之理。其幾先見原自神妙。至誠之人。能察其幾。故亦如神之禱祀求卜者。紛能知來。一層鬼神能知來。此世之禱祀求卜者。紛矣。或曰。善龜而見吉凶。非鬼神之知來乎。曰。是我之所以見乎。善龜者。先有此誠之幾也。非另有鬼神能知來也。虛齋已雜而二之矣。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同大全朱氏公遷曰。誠自人心而言。至誠如神。是鬼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謂神。則是神妙之神。聖不可測。是專言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業。○黃氏洵饒曰。此章即誠者之知。發明天道也。
○按章首誠字。本以理言。而朱氏公遷。概以心言。不知體會本文道字。與章句理字故也。末句至誠以心。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重

近譬堂藏板

言則可耳。自無而向於有。為神。自有而反於無。為鬼。今必有禎祥。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皆是誠之幾之先見。自無而向於有。只是誠之神處。故以至誠知幾。為如神。註訓神謂鬼神。言其為鬼神之神。而非至誠神妙之神也。另增出一前知之鬼神來。便說成影響。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曰誠者是箇自然。

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作。安排底物事。道自道者。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這兩句。只是一樣。而義各不同。何以見之。下面便分說了。○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

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
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
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
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
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
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
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
自道一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
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問誠者自成便是鬼神體
物而不可遺而道自道便是道不可離如何曰也是
如此誠者物之終始說得來好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言

近譬堂 藏板

○同雲峰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
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
以自成是全本不假人為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
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當自
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句是懸空說此一
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
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

一
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者以實理
心然後能實有是理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
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誠之為貴專指人之所以自
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指人之所以自成
者言也○東陽許氏曰人欲成己必其心真實無妄
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以
理言用也○吳氏程曰物之所以自成此性者也故云
性人之所當自行此道心則具此性者也故云天命之
則循其性者也故云用○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此指君子誠之之事也緊要在自字上此為己之學
也若非真實無妄非所以成乎已即是為人故章句
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
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
章句又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既言物之
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心具此實理故以本言也
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心亦物也故下文又以人之
所當自行也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以用言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五

近譬堂藏板

史氏伯璿曰性是本道是用性是本然之實理自人言之則舍心無以見性故朱子直以心言此節誠自成一句固兼人物而言不可專主心說然道自道一句便是專主人說了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人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責之觀於下節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朱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却專為指示學者設則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言止以見誠就人身上說是以心言心主於一身故為本道以理言理散於萬事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皆是故為用變誠言心有二意一則心有覺而道無為心所以為行道之本則行道惟人為能故以心為在人之誠亦猶首章章句不言性之所以為性而言人之所以為人之意皆是自此以後專為學者言之也朱子嘗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蓋理具於心而散在事物心主乎身而管攝眾理問者謂實理實心看來都是體者蓋但就心主乎身理具於心處言殊不思理具於心者又只是性可以言誠不可以言道朱子謂誠以心言是就管攝眾理處說心道以理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理就管攝眾理處說心故曰本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問者但知具於心者之為理而不知散在事物者之乃所以為理故如此疑耳雙峰所見正與問者有契故曰誠即道也蓋皆不達子思朱子之意而致誤耳○蔡虛齋曰兩自字不同一是說他自然一是說他自當然味章句可見一日所以自一日所當自○而道自道也吳氏程曰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亦依之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此本子思立言所主之意而發之蓋其詞則兼物意則專指人言何以見其辭之兼物觀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及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云云可見也何以見其意則專指人言蓋此章本承二十章誠之者人之道也而言故下條章句又曰蓋人心能無不寔乃為有以自成且本文口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

貴如此解則於辭意兩盡矣。○誠以心言本也道以
理言用也不曰體而曰本者蓋言體用則是內外動
靜相敵對而不見誠之重處此言誠之者之裏全重
在誠字上道字與敵不過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
而章句曰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
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而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已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則成已只是誠成物亦只是誠
而章句亦曰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道字皆不
說及而自該得道在此見誠之為本而道乃其用惟
心所役運耳必能實其心而後能行其道也不然心
不在矣復何能為本也用也不可平看如下文成已
仁也成物知也則體用平舉矣。○道以理言用也此
理字又與下文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者不同總
一理也實理之理天命之性也道以理言之理事物
之理率性之道也此理在天則為命在人物則為性
在事物則為道皆理也。○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此物
字天地也萬物也人也事也皆在物之一字內誠者
物之終始亦然惟不誠無物則說向人上去只說得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美

近譬堂 藏板

事耳。如云至誠事親方成人子至誠事君方成人臣
則以人言又曰誠心於孝方成孝誠心於弟方成弟
則又兼事意章句所謂皆實事之所為者是以先儒
有云章句誠以心言本也四句都是為道自道說殊
不可曉豈誠字之下道字之內又有一誠字。○陸稼
書曰此章開口先說一句誠者自成也見得這箇誠
是不可推諉的人但知有形有氣之為物而不知有
此誠方成得物這一句說得凜然可畏物之所以自
成全在這誠豈如身外東西可有可無的既說誠又
說道者依先儒作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分看天命之
性渾然者也率性之道散殊者也欲盡渾然之誠須
在散殊之道上著力人都認這道是可行可不行的
不知是人所當自行也是不可推諉的誠者自成便
就物言而道自道端就人言然自成句雖泛就物言
而所重仍在人故章句既解誠道又申二句曰誠以
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這一節所以責成學者之
意至深切矣。○呂晚村曰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
不得即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

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入室兩實字
分下所以所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
以為兩自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
通也這物字包攝甚闊非對人而稱之物乃兼人而
言也天地間象緯流時飛潛動植凡有形氣者固是
物卽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爲交接之事亦物也故
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爲其包羅廣
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之物也惟
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曰
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責重之意自見矣或曰
下文又云誠以心言似專指人曰海槩說如彼就一
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此實理而成其爲
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心而實理乃成如物物統體一
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
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責
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實理自成然
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能也曰若說
天下有自然之成則自字恐易錯入老莊去曰不然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警堂藏板

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
學慮之苦理義之障耳游廣平楊龜山以此意解兩
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
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
之謬而併廢正義也○自成句兼人物自道句專在
人說故朱子謂不誠句已指自道誠言指人之行之
也而道自道兩道字音義本不同而道之道理也自
道之道行也自成須人自行故誠道分開不得說自
成則自道在其中講章以誠者句分自成以下皆主
自道其解最謬

呂晚村曰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

性之道本於大全盛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
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卽以性言亦是實
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卽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
專屬人身此道字卽誠之事理耳就誠字帶說故下
而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爲誠亦是倒說
仍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
亦在其中看章句自是○首兩句只虛疏誠與道字

到下節誠之爲貴方責重人功節次分明可見人要發明兩自字不道竟講了誠之爲貴句非此節本義也○仇滄柱曰觀本章屢提誠字說知主意專欲人存誠耳誠者自成徹上徹下徹始徹終徹內徹外俱包在句中如何反說懸空說此一句耶朱子此言亦屬未定之見卽本註物之所以自成一語亦是照下面物之終始渾淪言之其云誠以心言本也便切指人心說得分曉矣兼實理之自然實心之自盡言正見有此誠便當自成方與程子實心事父方成箇孝之說相合○自成者我當自成也自道者我當自道也兩自字俱作責成自己語本是一例向來說作自然而成者亦誤

說按誠字不可便當了性字者以性是理也誠是實也實有是理便實有是氣實有是氣便實有是形合是實合散是實散故不可把誠字便當了性字先儒將誠字亦可作天命之性說者以天命之初本然之理是真實無妄故誠不便可以當性字而性之所以爲性也惟本然之性之理只是一誠故氣亦此誠形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天

近譬堂藏板

亦此誠聖人之心有形氣而無形氣之偏則其心亦安得不誠今晚村謂與性字無涉則離誠言性離性言誠得二謬矣至謂卽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此句亦錯大學誠字只作實字解故誠中形外兼善惡而言中庸誠字作真實無妄天理之本然而言有善無惡至純至粹故後章以不貳與純言之性卽理也則此理本是真實無妄至純至粹豈以實有其性之謂誠乎率性之道固兼人物而道道字亦只是散見於萬事萬物者而萬事萬物之理原卽皆備於吾性之中故亦只率性便是道惟率性之自然便卽是萬事萬物之當然所以道當自道不然而可截之爲外物而不自道矣道原率性性本真實無妄故道卽誠之道非兩件事物君子自道亦不消兩番工夫而自道卽在誠之爲貴矣○中庸明道之書正爲說道人可推諉得所以揭出誠來見是自有之實理所以不可無此自有之實心以體此實理以實心體實理是誠之早已是自道矣知此則朱子以首句爲懸空說正是翹所由來使人慙慙不覺而鄙儒不知必欲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无

近譬堂藏板

就人心之自成說。反將本源源上道理。自行截去。豈不
 槽。懂殺人。且兩自字。作一劍看。朱子舊有此說。義剛
 復問。朱子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到誠之
 為貴。上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外內底道理。若如舊說
 則道與誠成兩物也。觀此說甚明。蓋道即誠之道。故
 用而字連下。今云誠者在我自有以成之道。者在我
 自有以道之抹去而字。則誠是一物。道又是一物。自
 成是一工夫。自道又是一工夫。如何下文單言誠之
 而自道。即在其中耶。即或問於終始無物。句與心對言
 却只重實理一段。實心是帶下不誠無物。句釋之。觀
 後段以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發終始句。以在人者
 或有不實之心。發不誠句。自明了矣。○朱子謂誠以
 此物誠已。根於心上說者。以誠既物之所以自成。則有
 而道乃可行之。以真實無妄之心。對萬事萬物之理
 而言。故為本。以萬事萬物之理。對真實無妄之心。而
 言。故為用。此先儒所以謂章句誠以心言四句。都是
 為道。自道說。蒙引尚是看誠道成兩件也。○誠道只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一箇事物。但道是行出來底。在人心。中名他為誠。不
 名他為道。不得在事物上名他為道。得名他為誠。不
 得。
 禎。按誠者。既物之所以自成。則我已為誠。那自成中
 之。人矣。可以道自護。而不自行之乎。兩句串看。合看
 愈分明。折看分看。便不成道理矣。○朱子正恐人將
 誠道看做兩件。故曰誠特以心言耳。道特以理言耳。
 其實非兩件也。不得誠然之心。無以貫乎理。豈不是
 本不體之當行之理。無
 以見此心。豈不是用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一

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或問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意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在人者或有物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論類

問誠者物之終始看來凡物之生必實有其理而生及其終也亦是此理合到那裏盡下曰如人之

生個具此理及其死時此理便散了○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

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卽間斷而無誠。無誠卽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卽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不誠則有空闕。有空闕則如無物相似。○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汎說。故君子誠之為貴，此却說從人上去。先生與不誠無物一句，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此固汎說。若是不誠無物，這箇不字是誰不他。須是有箇人不他方得。○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以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為無，便無亦是。○**輯畧** 伊川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自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

○**同** 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不誠無物，誠之為貴。此二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皆是實理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抔花輪，春氣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一花藥論氣實行
 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
 實理如此不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
 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間斷雖做此
 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誠至已徹
 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實
 之心則祭之為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
 終而跛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蔡虛齋
 曰此節全不言及道者明非以誠自成則不能自道
 也故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蓋心在是道
 即隨之矣○陸稼書曰恐人疑自成是有期的自
 道是在外面的故又將自成之意申之曰誠者物之
 終始徹始徹終皆賴這誠是無有了期的又將自道
 之旨申之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自道工
 夫全在實心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是不
 可在外面假借的前一節重在道自成工夫全在自
 道上非自道則不能自成後一節又重在誠自道工
 夫全在自道上非自成則不能自道蓋互相發明也

○呂晚村曰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予意頗與時說
 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則言誠而道在其中未
 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人物而言而道句專就人說
 故上句無工夫而下句有工夫然註中即我誠以心
 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不誠無物註即
 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宜云
 道之為貴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已又何說予蓋誠在
 物為實理而在人為實心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
 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為孝而後成孝于此誠以
 自成也而定省溫清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為自
 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清之道亦皆
 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時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
 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句已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
 不知朱子此言是說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
 責之人耳未嘗分道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
 上用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
 者無不行末節又補而道亦行於彼乎
 巽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所以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君子誠之為貴章句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釋
物字又以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釋始字復以所
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釋終字下文又言
故人之心中一有不實釋不誠二字則雖有所為亦如
無有釋無物二字故又結之曰而君子必以誠之為
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申言誠
者物之終始以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
亦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物以繳上文而道自道
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蔡虛齋曰不誠無物恰恰
是靠那物之終一邊說正與上句相喚應但非自然
到尾之終乃間斷之終耳故或問章句所解儘相牽
帶不誠無物要見前一段誠而有物處

關

按呂晚村不以終始節分承首二句最是只全在
誠上用功不在道上用功理便不洽蓋道即誠之道
誠上用功便是道上用功非有二也如前擇善固執

盡誠之功然知仁勇之盡處即五達道之行處非
只求誠而不行道也若離道求誠却誠簡甚麼朱子
惟把首二句不劃開所以謂誠為物之所以自成而

道為人之所當自行誠為物之所以自成則有是誠
乃有是物人所以斷離不得誠故又曰誠以心言道
為人之所當自行而人之所以行是道者必以此誠
之心行之若此心不誠道即虛存在那裏不為我有
故曰道以理言有本而後用以為行有誠而後道以行
此不誠無物而必以誠之為貴也只看本字用字甚
明人奈何或以不誠下單言自道又或以為單言自
成而無與於自道耶總是將誠道劃作兩物耳○註
中蓋人之心中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此自成字不
是上文自成正面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此自成字不
毫人力安排人之心中惟有復其初而本來自成者
都喪了能無不實乃為有以復其初而本來自成者
今為有以自成之也既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
行矣非此外又有自道之功也○所得之理既盡則
是物亦盡而無有程子所以謂之徹頭徹尾非不誠物
物亦盡而無有程子所以謂之徹頭徹尾非不誠物
纔終也天地有始必有終聖人有徹頭徹尾非不誠物
天地聖人亦有不誠只是理合到盡處耳若不誠無

物便緊貼人心上說。纔不誠便無物。這物是不可無者。纔不實心為忠。便已無忠。纔不實心為孝。便已無孝。便是不自成。其為臣子矣。虛齋謂恰恰靠物之終

一。邊說。自取混亂。
禎按。註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曰理之所為。便見

非人之所為也。原不貼聖人之心。上講或問聖人之

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

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一段只是

說一箇誠。則有物以對下。不誠無物句也。但就聖人

心上看。誠為物之終始。亦可見非終始句正解也。因

或問而反疑章句則過矣。○或問謂顏子三月不違

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其

餘日月至焉。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

於無實。陸稼書謂存疑看此數句。粗了三月之後。去

此之後。既未免於無實。則三月之間。至此之時。其實

必猶有所未盡。不能如聖人之至誠無妄也。進一層

解尤佳。○語類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

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此指外物也。鬼怪妖邪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善

近譬堂藏板

之物。以為無便無。此只證無物之義。而以鬼怪妖邪為無。非不誠也。皆係推廣說。與本文無涉。○天台吳氏解註甚明。只蓋人之心以下。分繳上文二句道理。便隔碍。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

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

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

而皆得其宜也。

語類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前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物。故成已

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蓋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己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真實無僞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各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問成物如何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物問時措之宜是顏稷閉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智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事時是一般處置倉卒緩急時又有一樣處置○學不厭所以成己而成己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知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蘊也○伊川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游曰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侯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內外為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曰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豈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不能成物則非能成己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附 大全朱子曰成己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

同 雙峰饒氏曰成己成物雖有內外之殊而

仁 知之德則具於己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為一底道理○雲峰胡氏曰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性○蔡虛齋曰合內外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以為與

道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林次崖曰成已則能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為而自然及物也成已而能成物者盡已性而盡人物之性也蒙引既成人子且有以致親允若而成吾親之說似未是依此則下文時措之宜難說○仁知既得於已則成已成物之具在我矣故隨其所施而無不利時乎成已則成已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陸稼書曰恐人疑自成自道端為一己之事故末節又推而廣之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猶前章由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由形著明而動變化也然所以能如是兼成者何故蓋成已成物雖若二事然成已由於仁仁即誠之體也成物由於知知即誠之用也仁與知豈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已物有內外仁知無內外也故未誠則仁知未得於已無以成已何以成物既誠則仁知已得於已成已是在是成物即是在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哉至此可謂真能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美

近譬堂藏板

自成矣亦可謂真能自道矣與至誠之前知亦何異哉○呂晚村曰仁知見處是德本即是性故曰性之德○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故曰性之德○是推論成已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智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諸已其成已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知故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追本仁知不是謂求之仁知而後能成已成物也言仁知為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於已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為無所不當耳合外內是指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道亦并非自道之道○仁知雖為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已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已四字即節首誠者二字也

雙峰饒氏曰起頭說誠自成其下說成物起頭說道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已道不但自道又能成物而合內外之道也○潭氏曰誠之體為仁誠之用為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由曰道○蔡虛齋曰此以上論成已事此一條論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成已則自能成物道理成已者盡其性也成物者盡
 人物之性也故語類說成物云因物成就各得其當
 一時事且與時措之宜句意相契合而無間至此則
 與聖人天道一矣成物不主化言甚有理觀本文云
 所以成物也豈又另一時成物耶而章句云則自然
 及物所以字與自然字最可玩味本以成已却自然
 有以成物不期然而然也如我能盡誠以孝其親則
 我既成人子矣且有以致其親於允若而自有以成
 吾親焉吾能盡誠以忠吾君則我既有以成人臣矣
 且有以置吾君於無過之地而自有以成吾君焉所
 謂道亦行於彼者如此故愚以為上章盡人物之性
 亦不在盡其性後者以此如此說似為正當精切得
 本文所以及章句自然字意亦未敢以為信然也姑
 記之以俟問

辨按註中誠所以成已根誠者自成說然既有以
 自成是指誠之君子說到得既有以自成則自然
 及物若不能及物仍是自成有欠缺也非一成俱成

不假功用之謂有以自成則道之在我者無不行自
 然及物則道之在彼者無不行註不曰在彼者無不
 行而曰亦行於彼者以誠之及物處即道之行處而
 非有二也所以成已物推其為仁知就仁知推其
 為性之德而無內外之殊申明物之所以成之理
 原包得成物在內不是截然兩件故時措之宜見惟
 其理本自中固有所以誠之仁知皆實得
 於已則見之申明人當自道之意不知其固有而自
 行之乎此又是申明人當自道之意不知其固有而自
 自道又只在誠之內與首節融會貫徹○誠者非自
 成已所以成物自是時措之宜中間因成已成物而
 明其為仁知因仁知而明其為性之德因性之德而
 明其為合外內之道一氣攝下總是推原成已成物
 是生來合下有底惟其合下有底所以既得於已便
 能時措皆宜若非仁知之德原具吾性而無內外之
 殊如何能措之已而已宜措之物而物宜乎故字自
 是緊頂說下但時措之宜自與成已成物相應而既
 得於已四字朱子補得最妙正與誠者二字相應不

然仁知雖吾性自有而不能誠則不能實得於己矣
何以時措之宜乎一滾混過故字者固非脫離中四
句另頂首句者亦非○仁知皆性之德若在性中看
有何體用之可分在成已成物上對看則已先要克
已復禮豈不是體物必要處置他得當豈不是用故
說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也存發體用都是在已
物對上說若單言成已如何分下箇仁也知也
物亦必須知之處之矣如何分下箇仁也知也
禎按伊川古之學者為已其終至於成物正見成物
不在自成之外與本節意合故朱子存之其實觀今
之學者二句明為論語章下註脚不是此處正疏○
饒氏以合內外之道照而道自道說不知首節自道
二字作行字解此道字只是合內外為一之理耳若
率性道字則又事物當行之路與此亦無干涉○已
物纔相離便無體用之分乃譚氏以誠之體為仁
誠之用為知夫以誠為天命之本則誠是體仁知之
見於外者皆是用矣若以誠之見於成已成物者言
則成已處有體有用成物處亦有體有用矣即謂誠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美

近譬堂藏板

之實理可由為道不知此合外內之道只就性體而
言亦未說到可由上去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朱氏公遷曰此章之旨本以心言而此三誠字則
兼理與心而言○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知
發明人道也

按此章不見有對前知章意而史氏亦以為誠之

者之知因前後章推例而得之也但成已工夫只以

誠之為貴一句了却而未節卸到成物以成物歸本

於知上明其皆性之德而無內外之殊只為人把成

物看做已分以外事故收入裏來注歸成物即其注

歸知字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閒斷

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林次崖曰誠之未至者未免有虛假處虛假則間斷矣誠之既至則無復虛假既無虛假則自無間斷矣東陽許氏謂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是也陳氏凡假偽底物久則皆有間斷及蒙引難乎有恒之說皆不可用如顏子未免違仁於三月之後謂之假偽虛誇可乎○陸稼書曰章首劈空下一故字蓋因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承上致曲自誠兩章來彼兩章言人道雖一以仁言一以知言而全賴於勇此章接言惟至誠則不賴勇而裕如以見人道之必不可無勇也章句云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要細玩見得惟至誠所以無息○凡人不能無間斷必是誠未至如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到底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顏子雖不是有虛假的人况三月之內夫子已許其仁然對至誠看則稍有未至亦是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堯

近譬堂藏板

虛假此要看得極細存疑謂顏子三月之內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無實此看得粗了

雲峯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

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故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

道○大全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峰饒氏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

是誠無至不至○仇滄注曰章首故字承盡性前知兩章方是從天道仁知說到天道之勇混承時措便

涉人道矣

按故字亦不必隔人道兩章而承盡性前知來使語氣隔越總之中庸天道人道不是劈分作對纔着

力便是人道纔不着力便是天道一氣遞疊言之遂用故字緊承也只看盡性章說至誠致曲章緊頂其

次致曲章說到至誠能化前知章緊頂至誠前知章說到至誠如神自成章緊頂誠者自成章說到時措之宜則此章緊頂至誠無息而以故字接之理所應

兩不必生異說也。○上章說纔不誠便無物。此章說既至誠自無息原不是兩箇幾便陳氏謂假爲底物。久則皆有間斷。然則未久時假僞尚不間斷耶。蒙引難乎有恒。亦折做兩層。存疑駁之。良是。稼書謂顏子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到底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此。是言誠不能至之盡。故無息尚不能無之。盡就一誠貫徹始終而論之也。若謂顏子三月之內有假僞虛誇。則不可爲並存之。○雙峰謂人之誠有至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此似是而非也。聖人對人之誠。有不至者而言。故可說至誠。天地對人之誠。有不至者而言。亦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然則聖亦只是誠。豈有至不至耶。看後註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末節引詩。天文並說。註又總之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則知天地亦可說至誠矣。但首一箇至誠無息。自是說至誠之人。下文自有配地配天字面。○禎按陳新安於至誠無息。下箇聖人之道字。意對下天地之道句而言也。到生物不測。皆天地之道爲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早

近譬堂藏板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原當貫到貨財殖焉。然則卽用聖人之道字。亦當貫到無爲而成矣。而獨以爲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何耶。彼蓋見博也厚也。節有天地之道。而今夫節無天地之道耶。

論類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爲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同 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爲學。用力事也。○蔡虛齋曰。不息則久。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都是說內邊。久則徵。方說出來。由

中發外也。常於中則驗於外矣。既驗於外，則其所驗者益悠遠矣。是何也？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亦無暫理。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非悠遠如何有積？亦猶非不息如何有久？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非其積之博厚高明，從何處發達？亦猶久則微意故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二件事。只是統說聖人之功業，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覆物亦因博厚而分其類，所屬耳。非真有一高明而覆之一博厚以載之，如天地設位然。

論大全北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克實於內，自然者見於外，如晬面盎背之類，是徵驗處。**論**按朱子謂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此是明久則微之理。若至誠則自是無息，無息自是久，久自是微，非謂至誠之久亦是存工夫也。章句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此亦言其自積力久，克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說成人道上去虛齋謂久者不息之積，此積字便不妨。○至誠無息一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望

近譬堂藏板

句是本體久字當與徵字對，不可以至誠無息與微字對也。一不息則自久於中，自驗於外，久於中者不可以見故悠遠以下皆以驗於外者言之。

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

高大而光明。

論類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博則能厚。○問悠久博厚高明曰：此是言聖

功業自微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云聖人之德著于四方又致曲章明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惟伊川云明則動是誠能動人也又說著則明如見面盎背是著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令聞廣譽施於身之類○問悠遠博厚高明章句中取鄭氏說謂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豈以聖人之誠自近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乎曰亦須看它一箇氣象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有不可易處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爲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望

近譬堂藏板

○大全蛟峰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蔡虛齋曰博在先厚次之蓋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到至於無遠不屆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訖聲教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浹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而深厚可知○旣博厚了則自有一段高聳軒發光輝宣著處蓋博厚是徵於外者之積實處旣積實了自然峻極於天光被四表所謂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此非積之博厚何以至此要得分明不可只挨說過○天地間凡高者必明卑則不明矣雖日月之明亦惟麗乎天則明若運至地下物亦不被其照矣此一端可見○大抵聖人之道從容不迫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仲虺稱湯曰克寬皆是悠字意故舜則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湯則萬邦從欲以治○陸稼書曰不息卽是無

息無分別。徵字與致曲章形字不同。形著明是已。身上事。徵是見於政事者。悠遠博厚高明。皆在徵字內。抽出言之。逐句要想王道規模。無一毫雜伯氣象。至誠功業。只此第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二節。又抽出言之耳。
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推之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已自闕了。悠久字在其中。言積之次。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且明。此其無息之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黃際飛曰：上徵字是驗於外。此亦是驗於外。但上外字。主身言。此外字。主世言。悠遠博厚高明。一字一解。一解一義。須就其功業氣象刻畫之。
按朱子云：只一箇至誠已。該不豈復有許多節次。則可見數則字是一時並到。然所謂一時並到者。以至誠之自然。而然也。其實功業著見之節次。自不可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望

近譬堂藏板

沒故註用。故其積也。故其發也。八字蒙引正善會則字。不得議其大作漸次也。○徵既是驗於外。則悠遠博厚高明。自是功業著見如此。但覆載成是功用及物處。所以覆載成者。賴此悠遠博厚高明。則此悠遠博厚高明。在至誠身上看。却已著於四方。在萬物身上看。却未離乎至誠。此鄭氏不僅以為業之著於四方。而必曰：至誠之德著於四方也。此朱子所以謂須看他一箇氣象。而於博厚配地節復以體言之也。○朱子謂不息。只如言無息。則知徵則悠遠之徵字。即久則徵之徵字。無二義也。乃黃際飛謂驗於外。上外字。主身言。此外字。主世言。一箇徵分二義矣。渠蓋見久是常於中。徵則悠遠以下。又是說著於四方。似只有動變化而無形著明意思。因為補缺。不知徵字。惟在功業上說。所以說得箇久。則徵若至誠之盛德。光輝。粹面。益背。則合下生來便如此。非如致曲之形。著明。猶有漸次也。○載物覆物成物。雖即其博厚高明。悠久者。以覆之載之成之。不是兩層。然此節只就至誠之功業著見說。下就及物上說。故下節用所以

二字想其載覆成之功如此方有味若謂下節不過申明此節將及物之功一並於此處說了如何有下

節之地凡看書俱要逐漸想出意思來

禎按章句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是悠遠根上久字意來悠遠之積自廣博而深厚

博厚之發自高大而光明此本句則字正義也蛟峰方氏謂功效氣象之迫促者便不長遠是言惟悠故

遠朱子亦謂惟博則能厚虛齋亦謂凡高者必明卑則不明此又就字義之先後細思而得其意也饒雙

峰謂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忽夾上不息字意反不清至謂下一節指其成德而言豈此一節猶非成德耶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器

近譬堂藏板

而深厚則所發者高大而光明是逐字解至悠久二字却只做一箇說了據下文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則悠與久字其義恐亦各別先生良久曰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翌早又云昨夜思量下得兩句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

同雙峰饒氏曰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是指外面底○蔡虛齋曰如曰厚德載物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博厚所以載物也如曰光被四表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此高明所以覆物也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博厚高明之有終使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成物為何如○與上文所以覆載物同例皆據見在高厚之悠久而言其實上面高明下無悠久字却是那上面徵則悠遠者貫到此也始之徵者尚且悠遠况至於博厚高明存不悠久者耶○既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望

近譬堂 藏板

曰悠久即悠遠。悠遠只是驗於外者。又曰兼內外言。何也。蓋凡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中。其外之所施而在中者即隨之。故曰兼內外。○已自悠遠說到博厚。高明却又於博厚高明之後。著箇悠久字。是少嚴謹而周密。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但曰驗於外。是何物驗之。但曰施於外。是從何處施來。內外體用便不相離。故曰忠恕二字。如形與影。又曰無忠做恕不出。○林次崖曰。至誠之功業。自微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陸稼書曰。覆載成。是言至誠及物之用。猶之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博厚配地。節言至誠及物之體。猶之言可與天地參。註云。與天地同體。此是用中之體。總在功用上言。但自功用之本於我者言之。則為體。自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為用。

○潛室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微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者。○

北溪陳氏曰。初頭本是悠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成而不壞。不久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雲峰胡氏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久成物。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旨哉。上章成已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事。

○辨按。上節只指至誠功業之著見者言。此節方指出及物之用。如此其同天地也。故本節三所以字。是就博厚高明悠久而想見其覆載成之功。不是因覆載

成而推原其博厚高明悠久也。須順看，不可倒看。○
下節方指出配天配地與無疆，而此處朱子卽下與
天地同用五字者，以覆載成，分明是天地功用及物
字眼，而用之於誠身上，故云爾。其實此數節從久
而想及其徵，從微而想及其遠，博厚高明又從博
厚高明悠久而想及其覆載成，從覆載成而又想見
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配天地也。語氣一層遞下一層，
倒亂不得，凌躐不得。○註云：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
言之也。當看悠久卽悠遠一句，見其都就及物上說，
不得因此一字而遂誤認至誠心上去也。其復曰兼
內外而言之者，見說到覆載成處，已無內外之分。
其外之及物處，皆其內之不息處，故亦可兼內外而
言之也。今人於悠久句，只管分別內外，既非朱子悠
久卽悠遠之意，而與上下文勢就功業言者，皆不貫
通矣。虛齋謂體用不相離者得之。
禎按：朱子云：始初悠久，稍稍不悠久，便是悠悠久矣。
故知常常如此，博厚高明，便是悠久。常常如此，覆載
便是成物，只當就上二句討義，不得另說也。○朱子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異

近譬堂 藏板

謂悠是據始以要終者，以從容不迫卽那初時已知
他後來長遠也。久是隨處而常在者，以那骨子裏久
常如此，至久而不變也。乃潘氏謂久是久於內，悠是
久於外，晰義未精。○陳新安以博厚載物至無爲而
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因註中有與天地同體用字
面也。豈知只一箇至誠無息已配天地矣。徵則悠遠
以下見至誠之功業同於天地，末節指出純亦不已
便是說至誠之本體同於天地。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同 大全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新安陳
氏曰：悠久卽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卽天地之無疆。
○蔡虛齋曰：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上說也。
益亦體用一原之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
此始與天地同用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
此始與天地同體也。看言字，其實博厚便載物，載物

便配地豈略有先後耶○天地本體也。天地之覆載用也。味此可見體用義。故曰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

辨按同用是說。覆載成之及物。故曰以功言。同體是說。博厚高明悠久。未離至誠身上。故曰以德言。即鄭註至誠之德。德字也。○此節是就上文覆載成之功。用。而想見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體。同乎天地。蓋以博厚高明悠久。為之。故曰體非在內之本體也。若本體只在至誠無息上。故此處配天配地。無疆。不得上文之功。用。蓋博厚高明悠久。即其載物覆物成物處。先自分不開。不得則體用二字。又如何分開得。朱子分註。正是合註。看上。文未有天地字。面而於此。節指出之。則可見矣。所以朱子又云。自微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說功業著見如此。○悠久自指至誠無疆。自指天地。但上句言配。此句不言配者。以悠久無疆。只在上二句見。更無儀象可言。配非較上更進一層也。蓋配者合也。上二句已是與天地合而為一。更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聖

近譬堂藏板

有何進一層之可言乎。若以為至誠之悠久。自能無疆。則上二句又何嘗非至誠之自能乎。至謂悠久。與無疆。交互說。便侵純亦不已。不知此處悠久。只在功用上見。體亦是及物之體。若純亦不已。正與至誠無息句。應乃在內本體。與此無涉。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同大全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為一般。無為而成。有所為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以悠久無疆言之也。○雙峰饒氏曰。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為而成。是各正性命。○東陽許氏

白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蔡虛齋曰此節意正如脗脗其仁一段只是申贊配地配天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天配地之所以然也○庶物露生也○不待動至於無爲而成則要其終而言耳

○黃氏洵饒曰博厚配地云云言聖人配天地如此者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以明聖人

○按萬物之載於地者紛紜錯綜都陳設在這裏以其燦然不易者而言故根配地以地主靜也萬物之覆於天者生生化無有定質以其變動不拘者而言故根配天以天主動也無爲而成又是總說在這裏上面覆載成已是章變成矣此只着得不見不動無爲字贊其自然而然耳章句分明有配字正以至誠配天地說而黃氏反謂專言天地以明聖人亦謬甚矣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異

近譬堂藏板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大全文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卽誠也惟其爲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役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交皆是說聖人之道呂晚村曰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貳惟其誠而已若指其氣之通合爲不貳則已截然是貳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可一也

○黃氏洵饒曰不貳卽陰陽至誠無息之功卽萬物

各得其所。○黃際飛曰：此三節不貳不息，不測作三層申說，與首三節對。此節總說在此，細分之。此節重不貳，下節重不息，後節重不測。或疑此三節內無不息字，不知誠故不息，此節章句已補出。不息字下，節章句各極其盛，即不息。意後節章句由其不貳，承此三層說也。所以作三層說者，首三節說至誠，原有三層。誠一層，此不貳節與之對，不息一層，博也。節與之對，微一層，今夫節與之對，理雖一串，分三層說來，界限各自分明也。

○按註明云：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可見其為物不貳一句對至誠無息。以後皆即天地之功用，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一言只指誠，故註云：不過曰誠而已。本文却不說其為物誠，而曰其為物不貳者，以不貳乃所以誠也。貳則雜，便不誠。不貳即純一不雜，所以誠也。須看所以字，陳新安謂不貳故字不可大作折，只一箇至誠自無息，原無兩層，乃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異

近譬堂藏板

黃說謂此節重不貳，下節章句各極其盛，即不息。意後節章句由其不貳，承此節不息，以極盛大，承下節而能生物。說本節是作三層說，夫各極其盛，指博厚高明悠久而言。前言至誠已係在徵字之後，若既無虛假，自無間斷。明在久字之前，指至誠本體而言。何得混在博厚高明悠久上說乎？朱子誠故不息，是縮不息在誠字之內，而黃說乃折不息在誠字之外，穿鑿註意，不敢不辨。○以其為物二句言，則其為物不貳，包過至誠無息，則其生物不測也。此一節自是下二節提綱久之盛，故能生物不測也。此一節自是下二節提綱通前後言。此節本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只重其為物不貳一句對首句至誠無息，博也。厚也。節即微則悠遠，節之意。今夫天節即覆物節之意，皆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

顧按：不貳所以誠，本以理言，而黃氏洵饒乃以不貳為陰陽，則竟以氣言矣。後來講說遂有天高地下形質有兩神氣則一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合一不貳之說。試看此章言至誠言天地何處着一氣字。至謂天

自有箇不貳地自有箇不貳者已是分天地爲貳矣
豈知天之不貳之理卽地不貳之理又何貳之有甚
矣人之自
取葛藤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物之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
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
功如下文所云也○黃氏洵饒曰不貳不息發出則
盛大不貳不息體也盛大用發見於外也○蔡虛齋
曰不專指形體須兼性情而言故言下文生物之功
如云所以覆物也所以載物也亦豈但軀殼之覆載
而已耶○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云云爲各極其盛
是謂地旣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也久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辛

近譬堂
藏板

極其盛矣在天則旣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也
是天道亦極其盛矣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又
曰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言耶曰天地有性
有情化工運行皆有主宰處故曰神曰化安得爲不
兼內外○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者相
對始得上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爲物不貳
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云徵則悠遠博厚高
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
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
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云載華嶽而不重云云草木
生之云云龜鼉蛟龍云云節節相配合信矣聖人一
天地也

異黃氏洵饒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是兼言天
地聖人○呂晚村曰第八節是第四節對子註中誠
一不貳是承上節說本節卽各極其盛四字耳作不
貳看不得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博厚
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
誠一不貳處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爲誠不可見從此

道上見得其所所以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即誠又不

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

辨按此節是將天地比擬至誠說不是將至誠比擬

天地說惟至誠同天地處已在配地節道盡所以此

節只用六也字以指點之此中庸把至誠當天地說

天地却當至誠說最善於贊至誠處○上文言天地

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道字分明指定不

貳章句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二句一連讀故能各

極其盛用故字承頂方貼博也以下六句非道字即

指博厚高明悠久也晚村於此亦混其復提天地之

道一句者以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各極其盛人皆

見之未免詫異疑至誠不能有一道惟誠一知只難在誠

不難在博厚高明悠久註所以重下一道惟誠一知只難在誠

博厚高明悠久矣註所以重下一道惟誠一知只難在誠

天地之各極其盛則非矣夫不貳如何便生物不測

補按上節只說不貳不測夫不貳如何便生物不測

故中間必着此節見天地惟自然各極其盛乃能有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至

近譬堂藏板

則不貳是體博厚高明悠久是用對下生物不測則

生物不測處是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又為體也看配

地節同體意自見○地自是博厚天自是高明天地

之博厚高明自亘古如此悠久本以徵驗於外者言

蒙引謂不專指形體須兼性情言者以根極於誠而

發之其性情固本如是也謂外本於內則可謂博厚

高明悠久仍

在內則不可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

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

不測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語類 昭昭小明也。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也是天。

回 蔡虛齋曰。此正善形天地之大處。不先言斯昭昭之多。無以見無窮之為大。不先言一撮土之多。無以見廣厚之為大。不先言一卷石之多。無以見廣大之為大。不先言一勺水之多。無以見不測者之為大。此乃立言者抑揚起伏之勢。不得不爾。○寶藏興焉。貨財殖焉。還另說方盡。如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山或出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至

近譬堂藏板

銅或出鐵。海或出珠。或出珊瑚之類。難以草木鳥獸。鼃鼃之類。為盡山水之利。且與上文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不一例看。自未穩要皆當依此例。逐件自為一件。此說儘長。

異 大全史氏伯璿曰。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此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兩意字正相應。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義。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者。而實則非有此事也。故章句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呂晚村曰。第九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說者。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正照不貳不息意。及其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以完語病。則昭昭撮土其指不貳不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聖

近譬堂藏板

息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
 至誠之功用○此節總為則其生物不測句發明一
 路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人每為映合至誠偏要
 倒裝轉誠字并且夾和至誠說到治化上去皆謬見
 也○顧麟士曰日月句只足無窮萬物覆句方言生
 物從來以日月句對萬物覆句者非是載華嶽明其
 厚振河海明其廣亦是足廣厚句萬物載句方是言
 生物也若禽獸草木等俱是生物又不與此二項一
 例

按誠一不貳自是極其盛大極其盛大自是有生
 物之功人多重在萬物覆載與草木生禽獸居等上
 鋪揚中庸却重縮歸誠字味子會通此意故註中不
 脫不貳不息而又下以致二字也蓋首六節言至誠
 重在從內推出外來說以人信不及者至誠之功業
 俾天地也故註曰與天地同體同用直說向極大處
 此後三節言天地重言在言外根極在內說以人所修
 春者天地之功也故註一則曰誠一不貳故能各
 極其盛再則曰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

之意直說何至精處正見至誠不遜天地也此朱子
 之微意也○麟士分天地與山水作兩項說其實不
 必玩註由其不貳不息故致無窮廣大而能生物之
 天地之功惟山不致無窮廣大而能生物之功惟
 生之盛大而有水所居所與生殖之功未嘗不
 一側也且天之生物不過覆地之生物不過載日月
 星辰之繫豈非覆於天下華嶽河海之載振豈非載
 於地上而必謂非天地之所生可乎○上二段已足
 以見天地生物之不測何必又贅及山水蓋覆載二
 字只是就總處說說草木禽獸寶藏與龍鼉等是就
 櫛屨錯綜處說更說得不測活潑潑地矣
 禎按玩昭昭如此及其無窮則如此謂指其一處則
 昭昭舉其全體便無窮也非謂天由昭昭而後無窮
 朱子恐人誤看故又以非由積累後大釋之使人遂
 因此謂子思有語病則反以辭而害朱子之意矣呂
 晚村又以昭昭撮土為不貳不息之本尤謬○麟士
 單以繫焉貼無窮不重不洩貼廣厚然則萬物覆獨

非無窮者覆之萬物之載獨非廣厚者載之耶都是無窮廣厚之能覆載而生物意更了然矣即以載華嶽句為厚振河海句為廣亦安分不切以載振為廣不重不溥為厚方為合理○無窮即高明之無窮廣厚即博厚之廣厚可見註中不貳不息補前天地之道誠一不貳也以致盛大即前故能各極其盛也而有下交生物之功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畜 近譬堂藏板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語類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已非是人為之也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同大全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為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維天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為天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壹

近譬堂藏板

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為天，惟在至誠無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貳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為文，亦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字總紐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未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惜一文王以證羣聖人也。○雲峰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二。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之所以為天也。○蔡虛齋曰：維天之命，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者不同，或曰同。但是著於四方，則為功用耳。此說亦可。此維天之命，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故為以至誠之在中者言。○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

中庸所引之意，自不能拘得元意。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陸稼書曰：於穆是誠不已，是無息德之純，却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獨不能不已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湊成至誠無息之意耳。只在文王心中言，不待天人合一之謂。言外便見，惟至誠所以自能無息。不待言勇，若學者必須有勇，方能不間斷。要人於前致曲自成二章內，認出一勇來也。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具箇勇，有一分勇，便有一分誠。勇到極處，則誠亦到極處。故未問息不息，先問誠不誠。未問誠不誠，先問勇不勇。由人道以進於天道，聖賢自有塗轍，只在人肯用力耳。

呂晚村曰：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末引文王做箇模樣耳。○通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貳，不貳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已節無息也。

辨按章句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只就文王純於天道言新安謂亦如天之不已自多一拆語類云純便道言原無兩層又云若問斷便是駁雜翻於不已上說他純這是何等細密○此言天道只重贊至誠說上言至誠無息之功用與天地同故此節引詩以結之詩雖分說天文然並舉以為言正是見文與天合也故足之曰純亦不已蓋通章止言功用與天同而此結歸無息見其本體與天同也本文中文玉只如言至誠並無借文勉人之意時解每易涉此○學曾問伊川謂無為故不息似與本文誠故不息少異曰不待作為只一誠滾轉了去自無止息無二義也又問不顯解為豈不顯似說外面底於穆不已文德之純却都是說內面底朱子何不依末章不顯作幽深玄遠之意曰上文至誠許多功用都是說那顯底總一至誠無息做出來方是說那深微底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正將上文許多功用都收入本體中也若末章引詩自要說他無聲無臭處意各有當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堯

近譬堂藏板

禎按時解謂此命字是主宰之命非命令之命然主宰亦只是主宰萬物耳既曰命則自有聽命者亦是連那外面底說歸內面底見其皆於穆不已者為之即天而推其所以為天也○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能覆載成物與天地同其功用是上文已見其為物不貳雖亦指天地之誠說然於聖人至誠無息之體猶未証合為一地也今詩言天之不已即至誠之息言文之純即天地之不貳交互証印合而為一直與首句相應註會其意則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乃晚村謂只引文王做箇模樣真是粗淺又至誠無息純便不已朱子只作一層說而晚村謂天地無息都是內面底何為分而為二耶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語類問至誠無息一章自是聖人與天爲一處廣大淵微學者至此不免有望洋之歎曰亦不須如此豈可便道自家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令分明旋做將去

同大全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爲天道也○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也○此十二章除誠明章統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也前五章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峰之所言以後六章爲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何以知之章句以發育峻極爲極於至大而無外以三千三百爲入於至小而無間以存心爲極乎道體之大以致知爲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大小非即費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爾繼此則仲尼祖述章發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近譬堂藏板

章而言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卽費意後章承大德敦化而言卽隱意十二章中前五章先天道而後人道者是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爲造道之準的然後由人道以求至乎其極耳後六章先人道而後天道者是又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爲進道之階梯然後可以盡乎天道之極至耳前五章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間一章爲序者因三達德而分也後六章言天道人道以三章間三章爲序者因費隱大小而分也皆是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而天道人道又不過皆所以發明中庸也又嘗因此一節十二章之旨以推前二節十九章之義則似乎有相合者何也中庸者首末二節言中庸次九章是一節言費隱合而觀之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其實皆所以明中庸之義也後十二章是一節皆言天道人道析而辨之亦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前則折爲二節而詳言之後則合爲一節而統言之是前一節之中却該前二節所言之意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用工以立其本故但言三達德與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主於致用成

功而致其用。故分別天道人道以發明中庸其實。天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此其大略也。具詳于第三十二章。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堯

近譬堂藏板

辨 按史氏伯璿看中庸前後大章可謂融洽貫窠。以第三節即該前二節所言之意是矣。予意大哉章亦含人道之勇與此章相對。蓋不是勇如何做得尊道許多工夫。中庸之道賴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而人道之知仁全賴勇以成之。故下章從修德說入。凝道正以有人道之勇乃能凝費隱之道也。此又是子思聯絡貫通妙處。其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又承為下不倍居上不驕言者。蓋以為下則不倍道近在於一身。為上則不驕道弘為制作亦猶前言費小費大之意。且以見上下成宜言。默俱善而費小費大之道又即時中之道而無有二也。說至此則神妙變化已無天道人道之可分。故直以仲尼祖述一章繼之。蓋已與仲尼曰君子中庸相應也。唯天下至聖兩章雖亦如史氏費隱之說。然予意上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本言天地之所以為大。即此便當仲尼說則仲尼之德配天地而盡中庸之道。至極而無以復加矣。至聖章即小德之川流從內想出外至誠章即大德之敦化從外想入內反覆而詠嘆之。又不重費隱說也。史氏既以小德大德為隱川流敦化為費而又分下二章為一言費一言隱。則誤矣。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類 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處。有渾淪處做渾淪處。

輯 畧明道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疑焉。皆是一貫。

同 大全雙峰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可知。可知而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

人學者看○性稼書曰○章首大哉二字即第十二章
費字○聖人之道即第○章語○君子之道首節包下文
兩節猶十二○章之費包語○大語○小○道○首○節○包○下○文
辨按○聖人之道亦如前○章言○君子之道此○章因對後
修疑之○君子說故下○聖人二字總之不重○只重道字
開口大哉二字便有○大而無外○小而無內意故曰包
下兩節稼書謂即十
二章費字解得明簡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語類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

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

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雙
峰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養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堯

近譬堂 藏板

有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
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於天以道之體段而
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
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
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
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
能載之意也○蔡虛齋曰峻極於天謂其高際夫天
也凡盈穹壤間皆道也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
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
為體也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浮
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散為風
雨為雷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
教也此程張二夫子之言皆是極道之全體而言也
所謂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者於此可見矣
辨按發育萬物固是道之功用峻極于天固是道之
體段然本文亦不重分說他功用體段發育萬物只
要着意在萬字上峻極於天只要着意在極於上形
容他充滿偏塞其大無外意思○發育者道發育之

也峻極者道峻極之也諸家多就氣上說以離氣無以見理耳

禮樹朱子明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亦只是充塞天地意思可見皆就道之自然處說今人混入曲成參贊上去亦與下待其人句說不通矣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語類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欠闕一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佛釋之學只說道無不存無適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差也不妨○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樂刑政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卒

近譬堂藏板

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廣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指道體之形於氣化者言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是指道體之形於人事者言之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然必待人然後行曰如此說也得只說道自能如此也得須看那優優大哉底意思蓋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足其中略無些子空闕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輯畧 明道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

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禮之大全禮儀便是禮儀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陳氏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空

近譬堂藏板

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雙峰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哉發之疑若語大而無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之高以衆土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

規模言優大哉則就裏面詩多物項事目來說其實所以大者以其有是道心也太山不棄尺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偏不滯於一隅故曰充滿到渠滿儀象之餘刺也充足者足於中而更無欠缺也既充足於物

物之內矣然任你錯雜零星不更於道故充足而猶有餘也章句訓優優已熔入於至小無間說○禮儀威儀雖聖人所制然莫非天理之自然惟其道無所不形見故任舉三千都外他不得人因禮聖人所制遂重聖人說者非也○學曾問此二節只就人從實處做將去却說做工夫何也曰說道之至大道上說語類謂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却說做工夫何也曰說道之至大道上說語類謂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却說做工夫何也

渾淪大事物却從何處下手難道就從發育峻極處做工夫不成須從日用常行之事逐條逐件做將去前面未說費之大先說費之小臣弟友至切至近處做起正謂此也又問下面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却相資者何也曰畢竟存心是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却工夫存心如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一敬之外更無餘事進德却在致知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這是多少零星多細密若但打磨木體只得空殼子異端可假托者只在此故朱子云然耳

禎樹禮儀威儀亦不重只重三百六千見其至小處

皆是道。非合衆小乃成其大也。任舉一物之小。道亦能入之。而無間。非充足有餘者。安能之。饒氏以太山之高。衆土之積。爲喻。似隔一層。而虛齋從之。未是。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同大全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饒雙峰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蔡虛齋曰。要雙關着道之大。道之小處。故愚以爲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故修德。凝道。便亦有此兩端工夫。存心以極道體之大。致知以盡道體之微。蓋必德性弘大。然後是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遺。必學問精到。然後是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
○按呂無黨謂。須於未有其人時。想待字。又須於既有其人後。道既行。想待字。蓋世無其人。不妨千年架。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空

近譬堂藏板

漏而此心此理。未嘗斷絕。固是道之待人。若世有其人或聖賢林立。然如禹之治水。益之掌火。稷之教稼。契之明倫。皋陶之折獄。一聖人各有一聖人所爲之事。道終古行。他不盡。是自開闢以迄今日。無日非道。待人。行之日也。愚謂此論固高。與本文之意不合。本文只說待人後行。以起下修德而後凝道之意。未嘗說既行而猶待人也。如下節盡得尊道之功。有此至德。便有不驕不倍。足與足容之效。卽此便是至道。凝於其身處。如禹之治水。益之掌火等事。雖一二十大端。恐諸聖人與道亦無虧欠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語類問。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至德固是誠。但此章却漾了。誠說若牽來說。又亂了。蓋他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凝。而下文遂言修德事。

附大全朱子曰。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

德之人。則不能疑此道而行之。疑字最緊。若不能疑。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疑方得。

同雙峰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已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疑。聚是至道。而為已。有否則。道自道。已。自已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辨按朱子謂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疑。下文遂言修德事。却漾了誠字說者。非謂修德之事。無與于誠。但主在言尊道之功。如此詳盡。非大小相資。首尾相應。無以為入德之方。不暇說及誠字也。到得工夫。盡誠。已。在是矣。○修德便能疑道。不是既修德方能疑道。蓋德者。即得是道於已也。故下節只言修德之事。註訓疑為聚也。成也。時解只得聚字意。予謂道自道。已。自。已。判。然。二。物。便。是。不。能。聚。為。已。有。然。即。為。已。有。矣。而。大。不。能。無。一。毫。不。滿。細。不。能。無。一。絲。不。入。猶。未。是。成。處。註。為。聚。字。說。不。足。故。又。以。成。字。足。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二

奎

近譬堂藏板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燻。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

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或問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也道之致之盡之極也中庸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居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語類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不尊德性則懈怠慢矣學問何從而進。○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致廣大謂心胸開濶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己纔汨於人欲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畜

近譬堂藏板

便卑污矣。○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言心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問致廣大章句以為豈以上面已說尊德性是所以存心而及乎道體之大故於此畧言之歟。曰也只得如此說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污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濶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汗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私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流墜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問注不以一毫私意自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奎

近譬堂藏板

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意是指心之所發處言欲是
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某本意解廣大高明不在接
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高明廣大氣象此二
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為私意所蔽時沉墜在物欲
被他隔了所以不廣大為私欲所累時沉墜在物欲
之下故早汚而無所謂高明矣○問楊氏說極高明
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不行此知者過之也尊德
性而不知道問學則道不明此賢者過之也恐說得
不相似否曰極高明是就行處說言不為私欲所累
耳楊氏將作知說不是大率楊氏愛將此等處作知
說去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
道問學盡猜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說知處○極
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
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厨佛老則好高之過遂
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則過於高
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已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
甚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某嘗說陸子
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

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等一箇頭緒淵
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問極高明而
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着
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雖
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得不免字
便是聖人只勉強如此其說近於佛老且便仔細看
這一句○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敦
厚以崇禮厚是資質恁地朴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
是培其基本○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
性敦厚只是箇朴實頭亦是尊德性○問德性問學
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二意
如溫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
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故
去亦有大小之意敦厚以崇禮謂質厚之人又能崇
禮如云質直而好義○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
請教曰大槩亦是如此只是尊德性功夫却在紙
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
工夫自道學問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橫截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矣

近譬堂藏板

斷看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
 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
 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
 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
 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段分作兩截至
 溫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尊
 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來却甚
 縝密曰溫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
 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
 雖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問尊德性而道問學
 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起它何謂道
 曰只是行如去做它相似這十件相類尊德性致廣
 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只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
 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無以存心尊德性而
 不道問學則無以致知○為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

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庸說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也尊德性致廣大
 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問學盡精微道
 中庸知新崇禮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
 能盡得小者此理愈說愈無窮言不可盡如小德川
 流大德敦化亦此理千蹊萬壑所流不同各是一川
 須是知得然其理則一○聖賢之學事無大小道無
 精粗莫不窮究無餘至如事之切身者固未嘗不加
 意而事之未為緊要亦莫不致意焉所以中庸曰君
 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五件事無些
 子空闕處又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
 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
 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
 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
 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
 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

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敦厚以崇禮自有十件了固是一般然又須有許多節奏方備非如今人云略見道理了便無工夫可做也○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尊德性故能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溫故是溫習此敦厚是篤實此道問學故能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其下言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發自然如此○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爲用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奎

近譬堂藏板

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朴然或箕踞不以爲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中間五句逐句兼小大言之與章首兩節相應工夫兩下皆要到尊德性而道問學此句又是總說○聖人說話中正不偏如操著兩手皆有數不可謂一邊有道理一邊無道理它人議論才主張向這一邊便不信那邊存○同大全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胡雲峰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

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愚謂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為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為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雲峰胡氏曰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之事也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中有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踴溫故亦不能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真理之當然者也蓋道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卷

近譬堂藏板

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致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若致知工夫非十分細密不可也○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為存心之屬下四者皆為致知之屬蓋上四者皆是已如此者當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詳玩章句之旨可見上曰不以自蔽不以自累涵泳已知敦厚已能曰自曰已便見得皆是已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已在倉者不須多用得力但須常常照管使倉不至破敝穀不至散失毋為雀鼠所耗毋為盜賊所竊而已何莫非存心之事乎下曰析理不使差處事不使謬曰知所窮究之意曰不使有差謬曰知謹所未知謹便可見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倉者便須着力搬運使先後接續入倉未獲者獲之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究

近譬堂 藏板

未收者收之無有顆粒之或棄不為他人之所得必至於倉實而後已何莫非致知之謂乎或疑故是舊所聞乃得之於外者與廣大高明是得於賦子之本然者故是所已知厚是所已能亦是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者二者雖有不同然既皆為吾心所有則但皆為存心之事而已况性無內外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亦不過復其賦子之本然者而已○何氏潛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未兼談精粗畢備此所以為聖賢之學也○史氏伯璿曰胡氏說正為破雙峰分知行而發極為精詳可謂度越諸編但以而字以字分配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章句此二句乃通釋五句之旨非存心無以致知即非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即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之嘗有問中庸溫故知新與論語所言如何於朱子答朱子答以中庸溫故重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本而未自順也今如

通之說則溫故反為輕耶况存心是本子思豈應前四句皆重下段耶假如子思前四句重下段末一句重上段則章句亦當先說存心不可不致知後說非存心無以致知也謂此章中庸為已發之中則可謂孔子言中庸皆已發則未可朱子釋篇各中字之義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哉子思又何嘗不取夫子所言以名篇哉○又曰謹按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無加然四句上半截皆屬存心已無可發之半截皆屬致知則以聖人之學偏於知而不及行此所以不免諸家紛紛之論也意者於下截四句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此則上句尊德性依舊只是存心道問學却是兼知行為下四句之綱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亦與章句無背蓋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致知而不先力行而不先存其心則應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為履事之本矣故能存心則不以私意自蔽而後可以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字

近譬堂藏板

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知而後可以知新此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私欲自累而後可以道中庸存心則可敦篤所已能而後可以崇禮此皆存心以力行者也存心所以為知行之本者如此若以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為也饒雙峰陳定宇惟不察此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為說饒氏猶知其不可為訓強說先仁後知之序陳氏併不達雙峰之旨但直以知行先後交互為說行先於知天下寧有是哉按章句於致廣大言私意私意所蔽則有害於知故不以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而不可致矣於極高明言私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故不以私欲自累則能道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知於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契何嘗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能則是心所得非求知求能之事則溫之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為知行之本耳故已能者敦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密矣已能者敦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至矣

觀其釋道中庸為處事崇禮為謹節文二者亦皆帶行意思又可見下截兼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意處至其以知行相對而言之復者蓋以上截存心言之則至廣大極高明是以得於賦與之本然者言溫故敦厚是以得於前日之學力之已然者言○黃氏紹曰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蔡虛齋曰此章致知帶有力行非謂學問只是知一端不用行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不見於行何以凝道○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即所謂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者此之謂德性也使不先有以尊之則中心無物而失本然之權度將何以窮至事物之理哉故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蓋涵養須用敬也○存心是規模要大致知是工

事而格知之帶力行亦可意會矣。敦厚以崇禮尤
儒尚泥以字而謂敦厚重者謂崇禮只在敦厚如此
則與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一句獨有礙今斷只
是一般其改而為以處亦不必拘大意總是非存心
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猶易大傳云蒼
之德員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亦而而亦以也豈可
穿鑿而謂其有異者耶。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都是相反而相
應說廣大大也精微細也致廣大者未必盡精微他
却又盡精微極高明者多至於虛遠而欠乎實仔細
他却又道中庸涵泳乎其所以知者或只守其所已
知他又却不以是自安而日知其所未知天資純一
朴厚者或不謹於禮節而一循其性地之自然而無
檢勘他却又於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蓋道體一大
一小得其大者或遺其小力於小者又或不及其大
故如此立言以見必兩致其功方為周至。林次崖
曰道體之小者不出乎大者之外故道問學功夫亦
不出尊德性外。陸稼書曰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圭

近譬堂藏板

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二件缺却力行於
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蓋存心
不專是虛靜工夫語類有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
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亦自有克己之說程氏曰尊德
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
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
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即克己復禮章註語此可見存
心包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即知其所以當行
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皆力行事大
學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分言則二事
合言只是一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此無可疑若
如史氏伯璿蒙引諸家以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
崇禮屬行難道行處獨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
庸與禮乎支離甚矣自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
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却似兩件工夫可偏用
的其誤學者不淺不知吳氏此說特欲調停朱陸耳
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
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者在虛靜一路上走亦豈可

謂能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爲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捨放心爲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略也。又明季講家多主陽明之說，謂道問學卽是尊德性工夫。混作一作此尤悖謬，皆不可不辨。專指良知良能爲故厚，此說本蒙引固不是。謂良知良能不可名，故厚亦恐偏。故原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已能四字原不會說。

雲峰胡氏曰：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卽此所謂德性是也。戒慎恐懼卽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尊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而於敦厚崇禮不曰而而曰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下段，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上段，謂非存心無以致知。○蔡虛齋曰：故是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原有的，故曰故不以爲廣大之已致高明之已極者。○或曰：旣以故爲德性之良知，如何云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曰：故學字面若泥得深，則又不合於尊德性矣。乃涉於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至

近譬堂藏板

道問學也。已知者固當形諸云爲之間，是亦所謂習其事者。便有積習之意，故曰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亦只是訓字義之法，不得不然。若深泥之，則此旣曰故學曰時習，下面何以又只曰涵泳其所已知。涵泳二字只是涵養須用敬意也。○敦加厚也。敦厚是敦敦其所已厚者，厚是德性之已能者。故朱註謂是敦厚純朴。○天資朴實固有已能處，若資質不朴實者，則如何且何以知此爲指朴實者。蓋此朴實仁厚處，人人都有，故具此生理自然皆有惻怛之意也。○所已知良知也。所已知良能也。要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問工夫。○林次崖曰：問尊德性道問學與知仁勇如何分別。曰：知仁勇是子思以三者爲入道之門，乃始學事尊德性道問學是脩德凝道之大端。乃成德事在始學則先知其理而後造其理。循其序也在成德則盡其大而不遺其小。詣其極也。雖均之爲學，其淺深固不同矣。○呂晚村曰：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敦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之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

者。故曰。故曰。厚。人爲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卽。如。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呂。無。黨。曰。厚。只。是。天。資。朴。厚。禮。只。是。威。儀。度。數。之。詳。今。有。鄉。曲。之。人。資。稟。淳。厚。忽。處。之。朝。廟。之。間。使。之。俯。仰。拜。跪。便。進。退。失。措。者。非。是。不。能。行。正。坐。不。能。知。也。又。如。人。子。有。孝。親。之。誠。但。不。曉。得。所。以。事。親。之。禮。如。何。是。視。膳。如。何。是。問。寢。旣。曉。得。後。便。不。可。不。行。未。曉。得。時。尤。先。不。可。不。知。也。故。註。云。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皆。致。知。之。屬。正。有。精。意。胡。雲。峰。乃。謂。知。新。屬。知。崇。禮。屬。行。彼。意。特。以。禮。有。節。文。度。數。爲。日。用。服。習。之。具。耳。不。知。習。禮。與。崇。禮。正。自。不。同。習。禮。乃。是。朝。夕。做。得。純。熟。大。概。行。之。意。多。所。謂。崇。禮。者。乃。是。講。貫。精。詳。一。日。謹。嚴。似。一。日。到。極。至。處。謂。之。崇。如。謂。講。而。後。習。便。當。屬。行。則。道。問。學。亦。當。屬。力。行。而。不。屬。致。知。矣。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譬堂

氏之說稍得之其實尊德性邊是大段涵養工夫不
可說知亦不得偏說。是行道問學邊精密之至該知
在內亦該行在內觀朱子解溫故爲存心之獨謂涵
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便是尊德性事蓋吾所已
知底敬以持之時時不旋無非涵養此本原之地所
以爲存心之屬若指以爲力行可乎至下截爲致知
之事說者不得其解謂與力行無干又或勞分盡精
微知新爲致知道中庸崇禮爲力行而不知朱子皆
爲致知之屬之意愚觀朱子解道中庸云行得到恰
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作理會
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可見道中庸正是知
之貫徹處卽崇禮朱子解爲日謹其所未謹恐亦不
但如無黨說爲講貫謹嚴而已蓋節文度數若不
習純熟持守堅定未見得精明處總之不行行之
至如何算得知之真如何了得此學問之事乎但盡
精微知新是以知貫却行道中庸崇禮是以行貫却
知各從所重言之故註亦鑿然下析理處事日知未
知日謹未謹等字○朱子非存心無以致知是看

藏板

截在上截之中所謂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非於尊德性之外去道問學也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是看上截下截之功皆不可偏廢既尊德性又須要道問學也觀或問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禮分明而字以字一樣看安分者認○注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時說俱作良知良能解晚村又謂良知良能不可以故厚各愚按朱子解溫故爲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是本不作良知詭至語類解厚爲資質朴實敦爲愈加厚重培其根本則似在本來良能上說史氏單以溫故敦厚爲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亦覺有偏細玩良知良能該不得已知已能而巳知已能却該得良知良能蓋天資朴實固是厚處其學力已到者亦是厚處皆當加以敦厚之功溫故亦然於理似更周到○學曾問存心是大段涵養似不可貼煞知行矣而朱子却又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致知既可該力行在內矣而朱子却又謂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古

近譬堂藏板

崇禮皆是說知處何也曰存心是持守工夫其不可貼煞行者以未專主行其事也而循謹戒懼畢竟行底意多致知是零星細密工夫其可該行在內者以行之至乃算得知之無虧欠也而考辨精詳畢竟知底意多此朱子隨文衍義無不妙也又問朱子謂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上面一截却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攻方有措處又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此重上截說也然又有曰極高明而道中庸則將流入佛老之學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則又重下節說矣至如云兩邊工夫都不偏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則又是平說三者不同何也曰兩邊工夫都不可偏此是正解本章句甚明其重上截一邊說者以致知中道理原皆德性所自具故以培植根本而言自重尊德性天地間豈有心胸狹小昏暗而能盡精微道中庸之理故曰尊德性是箇坯子且儼許多問學工夫只全此本然之天使之不失而已故又曰只是一箇尊德性也其重下截一邊

說者以空空一箇敬如何是實落下手工夫故必就
細處事事窮究方能前進且尊德性雖簡約只是無
許多事然亦不容易纔放去便差了問學工夫節目
多自是層層累上去其重下截說以下手有可着力
處言之也其實則一而已矣

禮按章句解尊為恭敬奉持便包含程子涵養須用
敬之意德性既為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則任你問學
中許多事無不包了所以訓道為由不過尊德性而
由問學耳此見本重尊德性上但不由問學則所謂
尊德性者亦有尊非其所尊者矣又未嘗不含交互
相資之意也○胡雲峰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一
段發明朱子以尊德性為坯子之說甚細但獨以崇
禮為在敦厚之外豈以天理節文為非德性中所自
具乎亦已謬矣至以知新應盡精微崇禮應道中庸
雖亦可通看然畢竟四句各開說方見分明不必牽
紐蒙引更推出溫故應致廣大敦厚應極高明尤費
力○虛齋疑故學之矣復時習之為涉於道問學與
後涵泳意有背不知於故學而復時習便是涵泳意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羞

近譬堂
藏板

思况尊德性與道問學工夫亦非格格不相入纔涵
泳便是存養邊事纔生新意便是致知邊事矣○忠
信之火可以學禮這便是厚中原有禮在以禮只是
厚意也然質朴而少禮儀却又失之鄙野此敦厚而
不可無禮以文之也以字分明有此兩層如何直下
得○尊道之功註明言入德之方若知仁勇自是達
德各目林次崖反以彼為始事以此修疑為成德正
是反說了先賢
有此等不通處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語類

問其言足以興興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注
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肯
畔也○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

章君子之道處觀之可見

附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

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

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遂於不虞

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

明哲保身亦只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是論

同大全東陽奇氏曰看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

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

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

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

簡是字而已○史氏伯璿曰詳味語錄明哲是曉天

下事理之言云云正是為豫破陳氏識見而說何為

而又自為此說耶愚竊以為引詩是通証上文居上

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與今以

為但証隱居默容誤矣况悉民之詩為仲山甫作山

甫乃宜王中興之位豈但默容者耶○蔡虛齋曰改

知之功非止仁敬孝慈信之類在所當窮若吉凶存

亡之理亦在所理會矣故能於此可上可下足與足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美

近譬堂藏板

答○呂晚村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故朝

廷之上更無默法但有無道則退耳默者卑官處士

之為也○明哲是見得事物道理分明保身是所行

必無危殆之道固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亦不

單就無道默容言也

吳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証無道默容子思其亦有感

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歟

辨按此節要緊根修德疑道來不驕是實見得道理

無窮功用有歉不倍是實見得王制盡善法守當然

是典亦是實實敷陳有裨經濟足容亦是括囊無咎

與道偕藏若將道理看淺便非中庸極言盛德之效

之意○朱子謂明哲只是曉得天下事理順理而行

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誦詩謂明哲是先

占便宜又云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

處又不如此說朱子補足此句更好愚觀古來舍生

取義皆賢哲所為至大聖人如文王之於美里虞舜

之於浚非周公之於流言孔子不用則行俱未有至

於殺身者此可見順理而行已到至處所謂義精仁

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所以幾此。嗚呼。豈苟且塗飾者所可托歟。
禎按：有道足與無道足容，只是那有道不廢，那無道免於刑戮之意。默足容，亦非限定在位之卑官處。士可默而不言也。退而不仕，亦正是默足容之理。須看兩其字，非徒恃言以為與，恃默以為容，乃其言則自足以與其默，則自足以容。有所以言，默之理在。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分明有上下語默之咸宜。意陳氏以默容為保身於道理，反不全相矣。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大**全饒雙峰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綱目備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朱氏公遷曰：戒懼慎獨，是動靜兼致其功，而於道之體用無不盡也。尊德性道問學，是明誠兼致其功，而於道之大小無不疑。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三

近譬堂藏板

辨按：首章戒懼慎獨，只是敬底意思，似偏言尊德性而未及於道問學之事。然戒懼是戒懼甚麼，慎獨是慎獨甚麼，則其所以研辨於理欲疑似之幾者，至矣。故亦未始不包有道問學之事也。擇善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亦似偏言道問學而未及於尊德性之事。然擇善固執皆以求誠，則亦何往而非敬，則亦何往而不以尊德性為本基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語類道節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
戰畧呂曰：無德為愚，無位為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

之道。三者有一焉。取我之道也。

同東陽許氏曰。生平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

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史氏伯璿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

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裁及身。是三者之通戒。○蔡虛齋曰。看此章與下章。須要用德字。位字。時字。

來繩他。愚自用無德也。賤自專無位也。居今反古。戾乎時也。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下文天子。卽下章之

王者。則德位時之兼備者也。

異陳氏曰。自用自專。反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

辨拗愚自用。賤自專。或自作聰明。以亂典章。未必盡皆反古之道。故韓畧呂氏作三項說。朱子語類從之。

然自用自專者。未必盡反古。而反古者。則皆自用自專者也。故下文有位無德。有德無位。分兩項。而以孔子從周之說証之。則三項。仍只得兩項也。卽虛齋以

德位時三字分賾。究竟時卽在德位之內。故鄭氏解

中庸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非天子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只說德位而時在其

中矣。

顧按上章引詩。明哲之說。原通証居上爲下。足與足

容四句。茲因裁必及身。句遂謂承上章末意而引此。

恐爲曲說

不足從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

文書名

語類問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喚作大

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

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

這樣處。便縱饒有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先

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

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

夫

近譬堂藏板

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
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
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
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
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
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
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
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
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它這般做作處
輯畧呂曰王天下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
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
書必同文惟王天下者行之諸侯有所不與也故國
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
同大全小注不制度之制是活字○趙氏惠曰周禮
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論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
史論書名聽聲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曰字
又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
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堯

近譬堂藏板

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卽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
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
之音聲也○蔡虛齋曰此天子是受天命而爲天子
者如禹湯文武是也故有德與時在非只以位言若
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不與焉是爲當守先王之
法率由舊章者也故或問以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
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天下之心志爲言○禮親疎
貴賤相接之體也親疎貴賤四字說得盡禮曰禮也
者體也以貴賤言之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
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之類其相臨之際各有
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僭差也以親疎言之父子如何
相接叔侄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鄉黨長幼
朋友師弟又各如何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而服喪
之制如何亦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苟且也○廣
品制指車旗服色等制度車如何制旗如何制又天
子之車如何制諸侯卿大夫之車又如何制下文車
同軌正應此然亦舉其一端耳况車又有許多等但
其軌則皆同此類周官皆有載謂之品制品有不相

混而各有倫之意。或曰：如此則意在異不在同。本文意在同。故曰：同軌同文。曰：非此之謂也。審異所以致同。如親疎貴賤相接之體。豈容不異？就逐項說。則天下皆同矣。按：周禮大行人歲徧考三歲徧覘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論書名。則無不同矣。或每歲而考之。或九歲而論之。皆大行人之職也。

辨按本節提出非天子三字。單對為下者說。德字只用包在內。不以德位並列。方是申明為下不倍之本。音見。既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方議禮制度考文。則凡為下者。德皆不及天子之位。皆不及天子之位。一議禮制度考文。便是自用自專。而以下倍上矣。所以朱子云：看此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濶處。一念之微。無毫釐之差。天地萬物一齊被他裁成。過可現在上之制。作乃是盡善無弊。所以不得在下者原無可倍。不可謂有德無位。但算得賤算愚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今 近譬堂 藏板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亾。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或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

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隤。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未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諸類

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禮。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全

近譬堂藏板

齊曰。天下之車。作者非一人也。而皆同軌。天下之字。書者非一手也。而皆同文。天下之行。行者非一人也。而皆同倫。豈非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而無敢自用。自尊。而反古者哉。○呂晚村曰。第三節。是上節實證。同軌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議。非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不考不議。却在下文。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從天子來。天子者。卽下文註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周公也。子思自謂當時。乃今天下不制不考不議之時。不指制考議之天子也。若子思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之人。亦在爲下不倍義例中。豈議禮制度考文者乎。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而尊如時君。聖如孔子。皆不敢作禮樂。正爲今天下之禮度文皆從文武周公來。所以大同一統如此之盛。雖有當更定者。而時無德位並隆之人。皆當守不倍之義。雖時君不敢以愚而自用。雖孔子不敢以賤而自專也。看下節云。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今天下車書行之所以同者。依然文武周公之所作耳。不但孔子不敢。卽時

王亦不敢也。若止就有位說，則下節之義不全矣。
異何潛齋曰：行同倫，故禮可議也。車同軌，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蔡虛齋曰：當時雖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然而諸侯不能以相一天下，猶爲周也。安得不仍文武周公之舊，且其由來非一日如甲，雖變而乙丙不變，終不能以通乎天下，亦徒自勞耳。故必能一天下而後可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而使八荒同度。
辨按今字註明訓子思自謂當時而俗解必欲指開國至今之天下，是徒知禮度文皆周初文武周公之所議所制所考，而不知審本文之語氣者也。本文語氣卽方今之天下尚同軌同文同倫如此，則知禮度文自文武周公議制考之後，誠爲盡善無弊而在下之所當遵守不倍者也。信乎非天子不得而議之制之考之也。是就今天下之同証上非天子不制作之意，不是一直蓋煞了說下。○或問不惟有司得以詩之而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枳阻，不待禁而自不爲，是因問周之車軌何以能若是其必同而推論之，非本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全

近譬堂藏板

文正意如云：行不通，乃不得不遵奉王制，將行得通，便不遵王制，取須知不是威靈震懼，強制天下。正朱子所謂王者受命，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乃制作盡善如下章，本身微民考建質侯到無可易處，天下自無不同也。正與下章寡過意相通最妙。
顧按同軌同文同倫，正見文武周公既定之後，禮無可議度無可制，文無可考，何也。非天子則不敢也。乃何潛齋以爲可議可考，背理甚矣。虛齋亦只在時勢不能變革上說，俱不足從。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請類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

同蔡虛齋曰：禮樂卽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

也謂禮樂者。禮樂是通套字。要之禮一字盡該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屬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却有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該得。

辨按有位無德。固是愚。有德無位。固是賤。然此節要看兩雖字。見既無位。又無德者。固不敢作禮樂。雖有位而無德。則不賤。而未嘗不愚。亦不敢作禮樂。雖有德而無位。則不無德。又無位者。固不敢作禮樂。雖有德而無位。則不愚。而未嘗不賤。亦不敢作禮樂。此乃交互推說。以見總不可倍之意。說者遂側重有德無位半段。以証合不倍於語氣。反覺不圓。

頑按鄭氏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看來德自是作禮樂。根子不然。則雖在天子之位。強為制作。以愚民。天下有貌從而心不服者矣。故雖先說此章而後說下章。然為下之不倍實由於居上之不驕。此說賤自專。必先說愚自用。說有德無位之不敢。必先說有位無德之不敢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三 全 近譬堂 藏板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附大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荅為邪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

也謂禮樂者。禮樂是通套字。要之禮一字盡該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屬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却有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該得。

